

漏卮与《庄子》卮言探源*

张树国

内容提要 卮言是《庄子》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性隐喻，自晋代郭象注以卮为酒器，至今已产生了几十种说法。根据考古发现汉文帝时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卮器以及马王堆汉墓遣册关于卮器的记录可知，这些卮器并非酒卮，而是刻漏计时的“漏卮”，其原理在《齐物论》等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透露。卮言借助漏卮注水计时的原理，隐喻论辨语言的流动（verbal flow），体现为思辨语言的循环、无穷、不言之辩、自然流露等重要特征，与宇宙及其生命形态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奇妙的相喻关系，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和表现力，为庄子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在庄子与名辩学派代表人物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辩难中愈加显明。卮言与寓言、重言相互组合，构成了《庄子》一书独特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漏卮 《庄子》 卮言

“卮言”一词虽然在《庄子》一书中只出现四次（《寓言》三次，《天下》一次），但已成了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妙悟式名词术语，爱莲心（Robert E. Allinson）称之为“关键性隐喻”^①。《庄子》一书具有完善的道家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以“三言”命名的话语体系。对寓言、重言的解释，学界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但卮言之义却众说纷纭，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器类，认为卮言有取于卮之物象，并对卮之为物做出解说：

（一）酒器或“圆酒器”。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载“卮言”之“卮”又作“卮”，并引《字略》释云“圆酒器也”，又曰“王云：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己无常主者也。”^②“王”为南朝宋处士王叔之，曾作《庄子义疏》三卷。传本“卮”“卮”通用，本文为论述方便，统一使用“卮”字。崔大华认为卮言建立在“卮为酒器”这一基础上，牾列众说，如：卮言谓非执一守故之言，如郭象、陈景元之论；卮言谓相欢之言、清淡之言，如罗勉道、王闾运之论；卮言谓圆满之言，如章炳麟《齐物论释》，等等^③。方勇认为卮言是想表明自己说的话如酒器里的酒，都是“不着边际”的“无心之言”，“想到哪说到哪”^④。

（二）斝器。《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句下，郭象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出土秦汉简帛与文学关系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BZW036）阶段性成果。

① [美] 爱莲心（Robert E. Allinson）著，周焜成译《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陆德明撰，张一弓点校《经典释文》卷二八《庄子音义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02页。

③ 参见崔大华《庄子歧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35—736页。

④ 方勇《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册，第23页。

也。”^①《荀子·宥坐》所谓“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②，马叙伦认为“卮”即欹器^③。

(三) 不倒翁。高亨论曰“卮言者圆转无定之言也。……盖卮之为器，底圆，可以左右倾侧，前后俯仰，即《荀子·宥坐》篇所谓宥坐之器，其理如今之不倒翁耳。”^④

(四) 尖底瓶。傅云博(Daniel Fried)《永不稳定的言辞：庄子的卮言及用于灌溉的尖底瓶》认为，卮是一种用于农业灌溉的尖底瓶，而非玉制礼器。见于雪棠《英语世界〈庄子〉卮言研究述评》介绍^⑤。

二、非器类，即抛开卮之物象，而对卮言做出解释：

(一) 支离之言。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晋司马彪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经典释文》卷二八《庄子音义下》，第602页)，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引《庄子·人间世》“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认为“卮言者，训为支离之言，正所以穷年也”^⑥。

(二) 胡说八道。池田知久释《寓言》篇中的“寓言”为“假托他人所讲的话”，“重言”为“借长老的话而加重分量的话”，独于“卮言”为“胡说八道”，见王启发、曹峰译文^⑦，可能是“妄言”之误译。《齐物论》长梧子云“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郭象注“言之则孟浪也，故试妄言之。”(《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100页)“妄”为“孟浪”之切音(妄为微母，孟为明母，微、明母相通，又妄、浪阳部合韵)。《齐物论》记瞿鹤子言“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97页)池田知久认为“在他们逃避相相对峙的同时，或假托他人，或借长老之言，而想要达到所期的目的就是‘不言之言’。”(《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第621页)该书第四章注(4)，又似以卮言为“不言之言”之意(《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第157页)。

(三) 宴饮。于雪棠《英语世界〈庄子〉卮言研究述评》介绍，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理雅格(James Legge)将“卮言”译为“高脚杯言辞”(Goblet words)，梅维恒译为“酒席间的即兴之言”(Impromptu words)。

(四) 言说方式。上引于雪棠文介绍，林顺夫(Shuen-Fu Lin)《庄子内篇的语言》提出，卮言是道家唯一的理想言说方式，是一种口头表达方式，而后转化为书面文字。葛瑞汉(A. C. Graham)译为“流溢的言论”(Spillover saying)，认为卮言是论辩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言说方式，可以自由地从一点观点转换到另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它，我们无法延长论辩或是生存。

(五) 危言。常森认为卮言原本作“危言”，因形近而讹变，很可能是在秦汉时期或更早。《寓言》“卮言日出”当作“危言日出”，指直言庄语每天出现，“日出”毫无疑问指频度，其意好比“每天说几句正经话”^⑧。常文对《庄子》书中“危言”“危行”的论述充分，但只在脚注里举一例即《居延汉简》甲编图版1956有“赤卮五枚”^⑨，“卮”讹变成了“危”，论据难免孤弱了些。

① 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九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册，第947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二〇，《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341页。

③ 马叙伦撰，李林点校《庄子义证》(与马叙伦撰，李林点校《庄子天下篇述义》合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下册，第612页。

④ 高亨《文史述林》，董治安编《高亨著作集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卷，第423页。

⑤ 于雪棠《英语世界〈庄子〉卮言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9日。

⑥ 张丰乾编《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⑦ [日]池田知久著，王启发、曹峰译《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21页。

⑧ 常森《论〈庄子〉“卮言”乃“危言”之讹——兼谈庄派学人“言无言”的理论设计和实践》，《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⑨ 谢桂华《汉晋简牍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需明确的是,先秦时代没有“卮”这个字,传世先秦文献中的“卮”或“卮”为秦汉隶变的结果。《说文·角部》:“觶,《乡饮酒》:角也。《礼》曰:一人洗,举觶。觶受四升,从角,单声。……觥,《礼经》觥。”^①觶、觥即卮,形声字。李学勤《释东周器名卮及有关文字》一文认为,在先秦与“卮”相当的字通常写作从只、积的字,如左关卮作“积”;或从角,或从金,而声旁作只、积、氏都是一样的^②。《说文》:“卮,圆器,一名觥,所以节饮食,象人,卪在其下也。”^③林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引《说文》“卪”作“卪”认为“先秦亦未见从人从卪之字,存疑”^④,传世先秦文献中的“卮”或“卮”为秦汉隶变的结果。《秦文字编》收录二十五个秦简、秦陶、秦印文字“危”很接近现代写法^⑤。卮、危古文字写法差异很大,这两字上古时代均为常用字。

除此之外,尚有一些新异之说。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归纳为“宴饮之言”“不一之言”“漏斗之言”之类^⑥。中国知网收录相关文章七十一篇,但对卮言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传统注疏对“卮器”的解释,大多将其视为酒器即酒卮,因此就有宴饮说或无心之言说;或以卮器为欹器,为“满则倾,空则仰”之类的“宥坐”之器;或以卮器为“不倒翁”,因此卮言为“圆转无定之言”等等。“卮”先秦古文从“积”(章纽支部),与“支”音近,前人因此释为“支离之言”,但“支离无首尾之言”的频繁“日出”,这到底是什么语言句式和结构,缺乏基本的稳定性。试将这些解释放在具体语境中,如果能够读通,就能证明其合理性。这一语境见于《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庄子集释》卷九上,第4册,第949页),又见于《天下》“以卮言为曼衍”(《庄子集释》卷一〇下,第4册,第1098页)。上引《寓言》后三句在《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一节中有印证,“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108页),虽然没有出现“卮言”一词,但已成为检验卮言诸说的试金石。若以“酒卮”“漏斗”“不倒翁”“欹器”等器物作为思维对象,其内涵和外延是有限的;而撇开卮器的“非器”诸说,则将卮器这一物象悬挂起来,将其从《庄子》编织的文本世界中强行剥离出来,如同撇开了思维的立足点,其说也不容易获得生命力。卮之为器必充满动感,具有一定“流量”,这样“卮言日出”这种系于其象而产生的比喻义才有合理性。庄子卮言论绝非只局限于“卮”这一存在物本身,而是将“卮”作为思维对象,在“卮”这一“物象”基础上建立起的思想与话语体系。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认为“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⑦。庄子借助卮之物象来命名“卮言”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隐性表达了天道与生命形式无穷而循环的命题,涵盖其物我观、是非观以及生命观,当然对卮器也有深刻而独到的感悟。可以说卮言代表了庄子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具有重要地位。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对寓言、重言、卮言的解说虽依郭象立义,但云庄子“所以自明其学者,特详造辞之法与著书之趣;所不同于诸家者也”(《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129页)。“三言”体现了《庄子》一书的“造辞之法”以及“著书之趣”,语言词汇之丰富居诸子之冠,汪洋恣肆,呈现出思维与语言流(verbal flow)互动的活跃状态。若卮如酒器、欹器之类静物或是什么“支离之言”,则卮言岂非醉酒之梦呓,焉能“日出”哉!

笔者近年从事战国秦汉时期天文星占及时空观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发现目前出土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天文星占方面的文物。1977年对阜阳双古堆汉文帝时期汝阴侯夏侯灶墓的发掘,出土了六壬栻盘、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

② 参见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30—333页。

③ 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2页。

④ 林沄《林沄文集·文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71页。

⑤ 王辉主编《秦文字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册,第1488页。

⑥ 张洪兴《〈庄子〉“三言”研究综述》,《天中学刊》2007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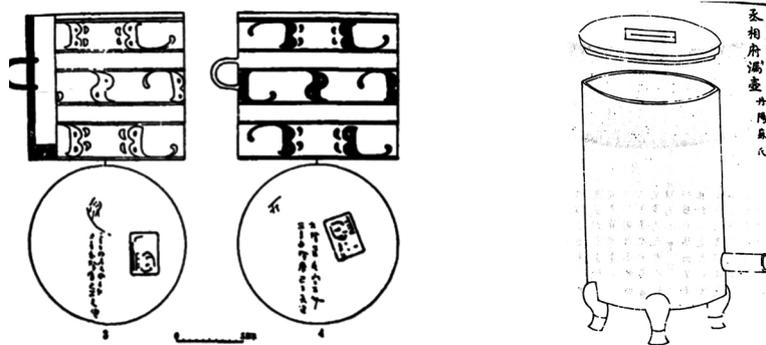
⑦ [德]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二十八宿圆盘、太一九宫占盘等天文仪器，与《淮南子·天文训》相对照，体现了秦汉之际天文探索的水平，对研究《易纬·乾凿度》以及《洛书》起源等问题具有很大价值；也出土了《庄子·杂篇》的烂简残编，据阜阳博物馆韩自强、韩朝《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介绍，内容见于传世本《则阳》《让王》《外物》，说明《庄子·杂篇》的写作年代距离庄子活动的时间不远^①。值得注意的是出土了两件漆卮，据《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表一“M1、M2 出土漆器”著录，漆卮为圆形、卷制、绘彩，有“B”形花纹，上有文字作“女阴侯卮，容五升，三年，女阴库，己工年造。”^②“三年”为汉文帝纪年（公元前177）。这两件卮并不是酒卮，那么为何器？与卮言有何关联？笔者下文将对卮为何器以及卮言问题进行探讨。

一 卮器之用及其文学修辞

卮言作为庄子学说特有的概念，一方面体现在卮为何器问题上，这个词的意义决定于其所指的对象；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以卮器为象喻的语言系统中，卮器成了卮言之本喻（root metaphor）^③的来源，与寓言、重言构成庄子的言说方式。这一概念本身关涉到庄子哲学中的道器、道言等问题，同时也关涉到上古天文探索领域的时空观问题。

上文提到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了六壬栺盘、二十八宿圆盘、太一九宫占盘等天文仪器，还有两件“容五升”的漆木卮（见[图1]）。考古学家殷涤非、严敦杰对占盘等天文仪器做了深入研究^④，但对这两件卮却没有予以重视。实际上这两件卮并不是酒器而是漏卮，是古代刻漏计时的重要工具。虽然酒卮与漏卮外形一致，但内部构造还是有区别的。



[图1]

[图2]

王振铎《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认为，西汉铜漏又称为“漏卮”，已多有发现，如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两件卮、伊克昭盟出土的西汉千章铜漏、长沙马王堆利苍墓中出土的漆

^① 韩自强、韩朝《阜阳出土的〈庄子·杂篇〉汉简》，《道家文化研究》第18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②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③ 参见[美]艾兰（Sarah Allan）著，张海晏译《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④ 参见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严敦杰《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

卮^①。马王堆1号墓竹简179 遣册记载:

漆画斗卮二,有盖。漆画七升卮二,皆有盖。漆布小卮一,容二斗,有盖,盛温酒。漆画二升卮八。右方漆画卮十五。(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册,第237页;第6册,第199—200页)

释文云“一号墓报告:斗卮,《史记·项羽本纪》:‘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斗卮即盛一斗酒的卮。墓中所出135号漆卮,经实测,容量为二千一百毫升,与七升卮(137)为一千五百毫升相较,其容量当在一斗上下,当即此简所记之斗卮。简文斗卮二,实出一。”(《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6册,第199页)据王振铎说,这些“卮”应为漏卮。图版记载有“斗卮”,又有“七升卮”“二升卮”,马王堆帛书《相马经》16“深固周密,如水在卮。”^②文中“卮”字有可能指漏卮。

古代计时制度主要依据日晷及漏刻,但若遇到阴晦天气以及夜晚,日晷计时就不能用了。漏刻计时起自上古,《周礼·夏官司马》云“挈壶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郑注“挈读如絮发之絮。壶,盛水器也。世主挈壶水以为漏。”^③“絮”即清洁之“洁”。挈壶氏之职主要是提壶注水,管理漏刻,保持清洁。《诗·齐风·东方未明》之序云“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释文》:“挈壶氏,掌漏刻之官。”^④《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有“立表下漏”“仆表决漏”之语,索隐“立表谓立木为表以视日景,下漏谓下漏水以知刻数也。”“仆者,卧其表也。决漏谓决去壶中漏水。”^⑤说明春秋齐景公(公元前547—公元前490)时已采用“表”“漏”计时。《汉书·佞幸传》:“哀帝立,贤随太子官为郎。二岁余,贤传漏在殿下。”师古注“传漏,奏时刻。”^⑥“贤”即董贤。《汉书·律历志》记汉武帝太初改元(公元前104),“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第4册,第975页)。《说文·水部》:“漏,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说文解字》,第237页)《初学记·漏刻第一》:

《梁漏刻经》云:至冬至,昼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后日长,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昼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后日短,九日减一刻。或秦之遗法,汉代施用。邯郸《五经折疑》曰:汉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昼,冬至后三日昼,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昼,夏至后三日昼,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徐坚《初学记》卷二五,董治安主编《唐代四大类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册,第1827页)

可见《说文》所云“昼夜百刻”一直延续到后代。有时漏卮也称为漏壶,宋代吕大临《考古图》卷九著录“丞相府漏壶”(见上页[图2]),题解云“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径五寸六分,容五升,有盖。”又按“此器制度,其盖有长方孔,而壶底之上有流筒,乃漏壶也,视其铭文则汉器也。”上有壶铭廿一字,即“廿一斤十二两,六年三月乙亥年史神工谭正丞相府”^⑦。漏卮(或漏壶)为筒状有盖的饮器,包括三部分:一是计时器的漏即“表尺”,有盖,既便于冬季防冻又便于清洁;二是漏体本身的卮,下有漏管,筒内水嘴处装有阀门以控制流量,类似医院静脉点滴注射,与日晷相配合;三是蹄足,漏卮一般安有蹄足,也是为了防冻。王振铎认为古代铜漏用一筒有限容量的水,延续昼夜的百刻流量,不用滴漏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时间是无穷尽而又循环往复的,这种滴漏计时之水的“流

① 参见王振铎《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第2期。

②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7册,第194页;第5册,第171页。

③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册,第1794页。

④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五,《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741页。

⑤ 司马迁《史记》(修订本)卷六四《司马穰苴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册,第2613页。

⑥ 班固《汉书》卷九三《佞幸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733—3734页。

⑦ 吕大临《考古图》卷九,《宋人著录金文丛刊初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8页。

量”也是无尽的。古代多有对漏卮的形容，如《淮南子·汜论训》云：

故达道之人，不苟得，不让福；其有弗弃，非其有弗索；常满而不溢，恒虚而易足。今夫蓄水足以溢壶榼，而江、河不能实漏卮，故人心犹是也。（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一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上册，第457页）

引文形容人之贪欲像漏卮一样不可满足，与“达道之人”相反。《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川源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贍溪壑。”^①《潜夫论·浮侈篇》云“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②曹植《与吴季重书》云“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③形容酒量之大如漏卮一样填不满、喝不足。晋陆机《漏刻赋》：“笼八极于千分，度昼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骏浮……积水不过一钟，导流不过一筵，而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赖其平。”^④晋孙绰《漏刻铭》：“昏明无隐其晷度，阴阳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设一器而万事同伦。”^⑤均指刻漏之卮而言。用这些漏卮来把握天地之理，测量昼夜时刻，因其外形似酒卮，其下有滴漏，故文人托以兴感。

庄子通过观察漏卮计时原理而作前无古人之思，在《齐物论》中亦有记载“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83页）此段《淮南子·本经训》引作“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谓之天府。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粮”与“量”谐音相通，高诱注“瑶光，谓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撻起阴阳，以杀生万物也。一说：瑶光，和气之见者也。”（《淮南鸿烈集解》卷八，上册，第253页）可知《齐物论》之“葆光”，《淮南子》作“瑶光”。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认为瑶、葆音通，“瑶光”“摇光”即“葆光”，为北斗之名^⑥。章太炎《膏兰室札记》“葆诈”条释《管子·水地》“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之“葆”，谓“葆从保声，保有信任之谊”^⑦。此说误，“葆”通“谣”即谣言之意。“葆”（帮纽幽部）与“谣”（喻纽宵部）通转。“瑶光”又作“摇光”，为北斗七星之一，《史记·天官书》“北斗七星”下索隐引《春秋运斗枢》云“斗，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杓），合而为斗”，又引《文耀钩》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属杓，魁为璇玑”^⑧。《齐物论》论证“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似漏卮一样，“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与类似度量衡同时又标示季节的北斗一样。古代通过北斗的指向来判断季节变迁以及方位和时间，《淮南子·本经训》引此文，认为漏卮与北斗一样是“资粮（量）万物”的时间尺度。需补充的是，《庄子·天地》记载淳芒“将之大壑”^⑨，与苑风讲述“大壑之为物”时，也使用了“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庄子集释》卷五上，第2册，第440页），这在语意上当然也是通畅的，但却不是《齐物论》的本意。

卮与卮言之义集中体现在《齐物论》中，了解漏卮计时原理，则《齐物论》中的许多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天道、季节、昼夜无穷而循环的时空观念可以通过漏卮计时原理来把握，生命之理及其转

①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一，中华书局1992年版，上册，第4页。

② 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页。

③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册，第1906页。

④ 陆机著，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⑤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六八《仪饰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下册，第1198页。

⑥ 参见闻一多《古典新义》，《闻一多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册，第247页。

⑦ 章太炎撰，沈延国点校《章太炎全集·膏兰室札记》（与章太炎撰，汤志钧点校《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征》合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⑧ 《史记》（修订本）卷二七《天官书》，第4册，第1536页。

⑨ 《庄子集释》卷五上《天地》，第2册，第439页。

化形态因此也有了“真宰”，即万物的主宰。《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王雱云“真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真；以其造制，故曰宰。”^①怎样把握时间的流逝，“宰制造化”，古人凭借刻漏计时的漏卮。《齐物论》下文“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句，《寓言》明确表述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说明《齐物论》此句主语即“卮言日出”，庄周对漏卮原理有很深的体味。卮言即道言，假卮象以明道，为论道之言。“卮言日出”即论道之言缤纷日出，如漏卮滴漏计时一样流动不竭，前面于雪棠文介绍葛瑞汉释卮言为“流溢的言论”是正确的表述。

《秋水》记北海若曰“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集释》卷六下，第3册，第568页）旧释“故”为原因、固常等，当为变故、意外之义，如《礼记·曲礼下》“君无故玉不去身”，孔疏释“故”为“灾变”^②，灾变、变故意近。《秋水》又云“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庄子集释》卷六下，第3册，第584—585页）此段虽未言“卮”，但所论则为漏卮之理。卮言有取于此，乃是基于卮之象而产生的引申义或比喻义。在漏卮注水计时“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的流逝中隐喻时间之无穷而循环，在时间长河中“道无终始”即天地日月等自然之道呈圆形运动循环无穷，而包括人在内的“物”却“有死生”。庄子标榜“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③，道超越技与器，所谓“知量无穷”“知时无止”^④。“无穷”观念下文将要论到。漏卮之器的特点及与之相应的无穷而循环的想象无疑是对“无终始”之道的模仿，亚里士多德艺术模仿理论与之吻合；卮器之用对卮言的性质当然具有规定性，卮言是由实象到虚象的积极思维过程。道家注重宇宙时空等自然之道与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所谓“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剝者，宙也”，郭象注“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⑤卮器之用是对宇宙时空自然之道的模仿与把握，“贵生”的同时又强调“安命”，其“真宰”在于追求与道同体。《养生主》记老聃死，秦失往吊，讲述了一番圣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集释》卷二上，第1册，第128页）的大道理，此语又见于《大宗师》。既然强调“安时”，就不可能不对漏卮计时原理有很深的体味。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庄子》卮言的分析，至少要比所谓“漏斗之言”“无心之言”“不一之言”“矛盾之言”更加合理。

二 “卮言日出”及其语境之诠释

卮言及其相应解释主要见于《寓言》《天下》两篇，郎擎霄《庄子之文学》将这两篇归为一类，称为“书序体”^⑥。但在《齐物论》中“卮”作为论证对象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着。《庄子》中“卮言”出现四次，其中《寓言》三次，《天下》一次。常森认为《寓言》中论述和诠释“三言”的部分“几乎是用战国中期以前就成熟的‘经说体’结撰的”^⑦，这个说法具有启发意义。“经”类似于经文，“说”即诠释。既然明确了卮为漏卮，乃计时之器，那么对卮言本义就可以做相应解释了。现将卮言

① 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卷二，《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册，第159—160页。

②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第3册，第2726页。

③ 《庄子集释》卷二上《养生主》，第1册，第119页。

④ 《庄子集释》卷六下《秋水》，第3册，第568页。

⑤ 《庄子集释》卷八上《庚桑楚》，第4册，第800—801页。

⑥ 郎擎霄《庄子学案》，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04—205页。

⑦ 《论〈庄子〉“卮言”乃“危言”之讹——兼谈庄派学人“言无言”的理论设计和实践》。

“经”“说”列于下:

【经】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庄子集释》卷九上《寓言》，第4册，第949—950页）

相对寓言、重言来说，卮言有取于漏卮计时原理，通过无尽的水之“流量”来象征时间的流逝，与语言创造的活力异质同构，主要指《庄子》中抽象论辩的语言。引文“卮言论”部分自“不言则齐”下绕来绕去，如轱辘环绕个不停，“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找不着边际，进入了语言的漩涡，这种循环观念类似前人所说的“圆言”。对“三言”的解说，除了《寓言》外，又见诸《天下》“庄周论”一节。笔者结合《庄子》文本，在前文漏卮考证基础上，对“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句做出解释，除“卮言日出”之句外，剩下三个单句均见于《齐物论》，无疑是关键特征，争议也最为集中。

上文论证庄周在《齐物论》中多次对漏卮及其象征发表议论，却故意未加说明，至《寓言》《天下》始揭开谜底为“卮”，但学者误以为酒卮而不知是漏卮，一旦明确卮为漏卮，许多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学界公认《齐物论》出自庄周手笔，虽然《齐物论》未标“卮言”之名，但是有其实。卮即测量昼夜时间的漏卮，注水表漏，昼夜不息，故《淮南子》形容“江、河不能实漏卮”。“卮言”就是以卮作为象喻的言说方式，“卮言日出”之意为“像漏卮注水一样连绵不断的语言词汇，像漏卮计时一样昼夜无休”，以卮言模仿刻漏计时原理，命名《庄子》思辨语言的无穷性和循环论特征。“和以天倪”之“和”当读为去声，例句如《齐物论》“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南华真经直音》“和”下注“去声”^①，林云铭注“去声。轻风则随者亦轻和。疾风则随者亦重和。”^②“天倪”是研究卮言的关键词，“倪”上古为多义字，对其解释存在争议：

（一）分、际。《齐物论》“何谓和之以天倪”，郭象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成疏“倪，分也。”（《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108—109页）《经典释文》引李注“倪，分也”，又引崔譔注作“际也”，又引班固曰“天研”^③。分、际意近，以“天分”“天际”释“天倪”于原文语境不通。“天研”将在下文论述。

（二）均、等。《天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故训将“敖倪”常作一处解。马叙伦征引诸说，如成玄英疏“敖倪，犹骄矜也”，吕惠卿云“敖倪，犹疏亲也”，宣颖云“敖，乐也。倪，端倪也。言不乐见端倪于万物也”，王闿运云“敖倪，视貌。言不与物竞也”，马叙伦认为“诸说并望文曲解”，而释“敖倪”为“𦏧𦏧”，《说文》释为“𦏧，毁也”，“𦏧，𦏧也”，“不敖倪于万物”为“不毁于万物”^④。即使认为“𦏧”与“倪”谐声相通，但“𦏧”从卑声（帮纽支部），与“敖”（疑纽宵部）声韵相隔较远，不能相通。此句应点读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谨是非，以与世俗处”。“敖”“傲”通，骄傲之义。“倪”训为均、等、齐，表达庄子的“齐物”思想，但均、等、齐于“和以天倪”语义不通。

① 崇德悟真大师《南华真经直音》，《道藏》，第16册，第2页。

② 林云铭《庄子因》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③ 《经典释文》卷二六《庄子音义上》，第550页。

④ 《庄子天下篇述义》（与《庄子义证》合刊），下册，第846页。

(三) 天倪为天均(钧),即“天研”“天磨”。《寓言》“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均”“钧”谐声相通,崔譔云“钧,陶钧也”(《经典释文》卷二六《庄子音义上》,第548页),取旋转、循环之义。《齐物论》“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高亨认为此句当为“圣人和之以天钧,而休乎是非”之“转写误倒”,“和之以天钧”谓以天钧调和万类,“休乎是非”谓休止是非而不辩也,即《天下》“不谴是非”之意,庄子非调和是非者也^①。赤塚忠《〈庄子·齐物论〉的解释》认为“天钧”并非“均平”,而是“天之运行”之意,与“(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之义相配,钧、运为文部韵;并认为《齐物论》体现了对现实的超越而走向无限神秘的发展方向^②。“和之以天钧”与“和之以天倪”同义。池田知久认为班固以“天研”训《寓言》“和以天倪”、《齐物论》“和之以天倪”之“天倪”是正确的(《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第31页)。但倪(疑纽支部)与研(疑纽元部)声纽相同,韵部相隔较远,从声音上是不能通假的。倪与《齐物论》“与物相刃相靡”之“靡”(明纽歌部)音近,歌支通转。闻一多认为“马叙伦、朱桂曜并读靡为磨,是也。”^③“靡”训“磨”,“研”亦训“磨”,《玉篇·石部》“研,磨也”^④,《广韵·先韵》“研,磨也”^⑤,“靡”“研”歌元对转,义亦相通,则“天倪”即“天靡”“天钧”“天研”,也即“天磨”,此说可为正诂。

《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之意为“像漏卮注水一样的辩言整日不停流出,与天钧、天磨一样昼夜循环,旋转不停,彼此相和。”古人认为周天围绕着枢轴旋转以为昼夜,就像陶钧一样转动以化成万物。《楚辞·天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王逸注“言天昼夜转旋,宁有维纲系缀,其际极安所加乎?”^⑥贾谊《鹏鸟赋》“大钧播物兮,块圪无垠”,李善注“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钧上,此以造化为大钧。应劭曰:阴阳造化,如钧之造器也,其气块圪非有限齐也。”(《文选》卷一三,第2册,第606页)“大钧”即“天钧”,“大钧播物”的神秘原理与漏卮计时一样。

《寓言》“因以曼衍,所以穷年”,成玄英释“曼衍”为“无心也”(《庄子集释》卷九上,第4册,第950页),马叙伦释为“流行不定之义”(《庄子天下篇述义》,第846页),此说不确。《汉书·晁错传》“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师古注“曼衍,犹联延也。属,续也。”^⑦《楚辞·远游》“斑漫衍而方行”,洪兴祖补注云“无极貌。”(《楚辞补注》卷五,第170页)张衡《西京赋》“巨兽百寻,是为蔓延”,李善注“武帝作漫衍之戏也。”^⑧“漫衍”“蔓延”与“曼衍”均谐声相通,词义一致,均为连绵不绝之义。“卮言日出”与“天倪”“天钧”“天磨”圆形转动相和,旋转不停,周而复始,穷年累月,无穷无尽,体现了庄子对天道时空观的理解。《齐物论》:“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林云铭释云“照之于天,鉴之以自然之天则也。”《齐物论》又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碧虚子音义释“道枢”云“如户枢之义,中空而转物也。”^⑨林云铭云“我常操其是非之枢纽以得其循环之用。”(《庄子因》卷一,第16页)“无穷”与卮器计时的机理密切相关,既具“循环之用”,又复仪态万方,体现了庄子哲学时空混一的宇宙观。前人释

① 高亨《诸子新笺》,《高亨著作集林》,第6卷,第61—62页。

② 参见[日]赤塚忠《诸子思想研究》,《赤塚忠著作集》,东京研文社1988—1989年版,第4卷,第347页。

③ 《古典新义》,《闻一多全集》,第2册,第244页。

④ 顾野王《宋本玉篇》卷二二《石部》,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版,第412页。

⑤ 陈彭年《重校宋本广韵·下平声》卷二《先第一》,台湾广文书局1978年版,第115页。

⑥ 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页。

⑦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8册,第2279—2280页。

⑧ 萧统选编,吕延济等注《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⑨ 碧虚子《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卷二,《道藏》,第15册,第899页。

“卮言”为“圆言”，在这个意义上是讲得通的。

卮言与卮器相关，即论道之言，“卮言日出”既体现为论辩语言的无穷而循环的观念，同时也推崇“言无言”。庄子对论辩术有很深的研究。《齐物论》云：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论而不辩。（《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83页）

道与言皆有其畛域，如所谓“八德”之论；寓言、重言、卮言亦界限分明，相须为用，对论、议、辩之义都有解说。但庄子推崇“大道不称，大辩不言”^①，与“言无言”观念相一致。庄子认为《六经》为圣人之糠粃，如“轮扁斫轮”所谓“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②。《知北游》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集释》卷七下，第3册，第735页）《列御寇》记“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庄子集释》卷一〇上，第4册，第1045页）既然“言不尽意”，因此强调“得意忘言”，推崇“无言”之美，这也符合“卮言日出”的精义。陈鼓应认为“‘卮’是酒器，卮器满了，自然向外流溢，庄子用‘卮言’来形容他的言论并不是偏漏的，乃是无心而自然的流露。”^③这一“无心而自然的流露”说非取于酒器之象，而是取材于漏卮注水计时原理；语言是传载道理、表达心意的，体现为语言之流，两者具有非常相似的隐喻关系，异质同构。卮言与天道循环这一自然历程的隐喻关系，只有在漏卮计时原理之下才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外物》所云“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庄子集释》卷九上，第4册，第944页），亦犹卮器注水“日出”以表时，与造化“天钧”“天研”（天磨）运行一样无非出于自然；及时间之既表，则“得时而忘卮”，超越了卮器存在本身，而着重于道与言之关系上了。

三 卮言即《庄子》话语体系中论辩性语言

卮言作为论辩性语言，充分展现了抽象思维与语言流动之间的思想张力，“卮言日出”表明所谈论的抽象问题之丰富多样，在《庄子》书中占有重大比例。笔者以崔大华《庄子歧解》为底本，统计《齐物论》中涉及卮言部分就包括了十四大段，如“大知闲闲”一段包括“其发若机括”（《庄子歧解》，第44页）隐喻漏卮计时之理“非彼无我”一段论述生命之“真宰”以及“终生役役而不见其成功”（《庄子歧解》，第50页）的无常及无奈“夫随其成心而师之”（《庄子歧解》，第56页）一段论是非之心所由起“夫言非吹也”（《庄子歧解》，第58页）一段论道有真伪，言有是非“物无非彼”（《庄子歧解》，第60页）一段论述“休乎是非”之论“以指喻指之非指”（《庄子歧解》，第63页）一段论公孙龙“指物”“白马”之论“可乎可”（《庄子歧解》，第65页）一段续论是非观之相对性；狙公赋茅“朝三暮四”一段论“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庄子歧解》，第66—67页）之误区；“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庄子歧解》，第69—70页）一段论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亏”；“今且有言于此”（《庄子歧解》，第75页）一段，崔大华先生从认识角度、本体角度解道之本原及“有无”命题“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庄子歧解》，第77页）一段论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夫道未始有封”（《庄子歧解》，第78页）一段论道与言皆有畛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庄子歧解》，第81—82页）一段揭示卮言“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之理；瞿鹊子与长梧子论“何谓和

① 《庄子集释》卷一下《齐物论》，第1册，第83页。

② 《庄子集释》卷五中《天道》，第2册，第490页。

③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776页。

之以天倪”(《庄子歧解》，第100页)一段对卮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卮言占据《齐物论》四分之三以上篇幅，涉及世界本原以及生命存在形式的本体论，也包括“以有涯逐无涯”的知识论以及“言无言”“大言不辩”“得意而忘言”之类的语言论。本文在对卮言的关键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只就与漏卮之体用相关的话题来立论，分析卮言及寓言、重言的重要特征。宋代林希逸《庄子庸斋口义·发题》认为《庄子》“自分为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虽其分别次第如此，而所谓寓言、重言、卮言三者，通一书皆然也”^①。这是对《庄子》语言艺术的最好说明。对寓言、重言的解说，在《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句下，郭象注“寓言”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注“重言”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庄子集释》卷九上，第4册，第947页)。高亨解释“寓言”云“寓者寄也。寓言者以我之言寄托之古人或他人也。如此则信之者多，故此云以寓言为广”，释“重言”云“重者再也，重言者古人或他人之言我再述之也。述古人或他人之言，乃是实言，故此云以重言为真”^②。诸家解说大同小异。钱基博《读〈庄子·天下篇〉疏记》依郭象说立义，云“余观庄周，所以自明其学者，特详造辞之法与著书之趣；所不同于诸家者也。”(《庄子天下篇注疏四种》，第129页)寓言、重言、卮言三者而论难中有机配合，体现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③，朱哲先生论“三言”皆“道言”，“寓言重形象，就道之殊相言；卮言重抽象，就道之共相言；重言重史实，就道之理据言”^④。“三言”体现在思想观念、话语体系以及艺术手段等诸多方面，既有抽象论证，又趣味横生，是庄子文章的突出特点。然与寓言、重言类似物语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不同，卮言作为论辩学术语，是“造辞之法”，《庄子》中所有论辩语言都能够统一在卮言名义之下；同时卮言展示的是逻辑思辨的力量，对经验世界以及超验世界的问题均有理性观照，尤其是对世界本原、生命形式的转化以及存在处境等本体论问题的观照。

首先，卮言体现为与天道无穷相对应的辩言无穷观念。

庄周认识到以有限生命把握无穷世界——包括经验世界与思维世界——的困难，倡言“知有所至”，“知止其所不知，至矣”^⑤；与此相对应，其语言特征体现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⑥，“三言”是对无限世界的解说和象征。寓言、重言学者多有论述，卮言取象于漏卮注水计时，其语言“流量”曼衍无穷。“无穷”观念在《庄子》书中有充分表现，如《齐物论》论“道枢”与“天钧”一样“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66页)，《人间世》之“顺始无穷”(《庄子集释》卷二中，第1册，第136页)，《在宥》之“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庄子集释》卷四下，第2册，第383页)，《天运》“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无穷，而一不可待”(《庄子集释》卷五下，第2册，第502页)，《秋水》记北海若曰“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等等。庄周“无穷”观念与漏卮机理相通，既是卮言命名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惠施的辩题之一，即“南方无穷而有穷”^⑦。《天下》“庄周论”对《庄子》之书评价甚高，诸如“其书虽瑰玮而连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⑧，《经典释文》释“瑰玮”为“奇特”，释“连犴”引李(轨)云“皆宛转貌”(《经典释文》卷二八《庄子音义下》，第612页)。“淑诡”即《齐物论》之“吊诡”(《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105页)，古文字“淑”“淑”与“吊”音义相同，成玄英疏“犹滑稽也”(《庄子集释》卷一〇下，第4册，第1101页)。

① 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庸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页。

② 《文史述林》，《高亨著作集林》，第9卷，第423页。

③⑥ 《庄子集释》卷一〇下《天下》，第4册，第1098页。

④ 朱哲《先秦道家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⑤ 《庄子集释》卷一下《齐物论》，第1册，第74、83页。

⑦ 《庄子集释》卷一〇下《天下》，第4册，第1102页。

⑧ 《庄子集释》卷一〇下《天下》，第4册，第1099页。

《天下》又云:

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集释》卷一〇下，第4册，第1099页)

《庄子》文章“其理不竭”，其“无端崖之辞”犹如漏卮计时“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具无穷之象，是对庄子词汇量浩大无穷的形容。

其次，卮言体现为与天道循环相对应的生命形式“始卒若环”的轮回观念。

用漏卮计时，与太阳朝升暮落、周而复始一致，也是一种轮回。《寓言》：“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郭象注“虽变化相代，原其气则一。”成玄英疏“禅，代也。”(《庄子集释》卷九上，第4册，第950—951页)“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之“禅”与“蝉”谐声，义相接近，蝉化蛹，蛹化蝉，完成了生命不同形态的轮回。“其理不竭，其来不蜕”即万物应其化育，以其本真、不待蜕皮而来“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①。“卮言日出”像天磨一样旋转不停，与生命形式循环往复、无穷无尽相一致。这也是卮言形象化的表述，体现为万物“不同形相禅”，从而“齐物我”，消弭物我界限，即“物化”观念。在《齐物论》中以寓言“蝴蝶梦”的形式呈现为另一种状态：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集释》卷一下，第1册，第112页)

刘文典认为“自喻适志与”五字隔断文义，“《艺文类聚·虫豸部》、《太平御览》九百四十五引并无此五字，三百九十七引有，盖唐代犹有无此五字之本”^②，认为是后人注羸入正文。《御览》卷三九七《人事部·叙梦》与引文相同^③。《艺文类聚·虫豸部》“蛺蝶”(《艺文类聚》卷九七，下册，第1684页)、《御览·虫豸部》(《太平御览》卷九四五，第4册，第4197页)引文无“自喻适志与”五字。林云铭注“如雀化蛤、雉化蜃之类，故《外篇》云‘其死也物化’，言人之死，亦犹物之化不相知也。”(《庄子因》卷一，第27页)“外篇”指《天道》，所谓“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成玄英疏“故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时，其死也混万物之变化也。”(《庄子集释》卷五中，第2册，第462、464页)爱莲心将蝴蝶作为“核心的比喻”，“美丽的同时又象征着转化”(《向往心灵转化的庄子：内篇分析》，第82页)。这种转化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始卒若环”，呈现一个圆环。《庄子·至乐》以蝴蝶“物化”为例说明“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的道理，如陵鵒化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蝴蝶；蝴蝶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好像脱了皮一样)，其名为“鴝掇”；千日之后化为鸟，其名为“乾余骨”，其喙沫为“斯弥”，化为“食醯”；“颐辂”在“食醯”里生长^④，等等。《庄子》“物化论”具有神话和原始宗教色彩，一方面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而是不同生命形式的递禅；另一方面体现为生死轮回，即“齐死生”。章太炎《诸子略说》论庄、老道术不同，即“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此老子所不谈，庄子则闻其风而悦之。章太炎援佛入道以解释庄子轮回理论，“盖庄子有近乎佛家轮回

① 《庄子集释》卷七下《知北游》，第3册，第733页。

② 刘文典撰，赵锋、诸伟奇点校《庄子补正》卷一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上册，第91—92页。

③ 李昉《太平御览》卷三九七《人事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册，第1834—1835页。

④ 参见《庄子集释》卷六下《至乐》，第3册，第625页。

之说，而老子无之”^①。《庄子·至乐》记庄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对惠子讲述生命轮回之理，生命是从造化之中孕育而有“气”，气变成形而有生命，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集释》卷六下，第3册，第614—615页），在四时运行之时重新成为新的生命，形成新的生命形式的循环。《天下》：“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在“造物”众生之中，还有什么比死亡或者说正在死亡更深沉更孤寂？对庄周来说，死亡并不是个体生命历程的结束，而是像漏卮注水计时一样周而复始，与“天倪”“天钧”“天磨”一样“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在造化“天倪”循环往复中“物化”为不同的生命形态，从而取得以理化情的平衡。“终始”（或“始终”“始卒”）在《庄子》一书中频繁出现，如“反覆终始，不知端倪”^②，“道无终始，物有死生”^③，“游乎万物之所终始”^④，“时有终始，世有变化”^⑤，等等。有“终始”是“物”的宿命，世间万物无非是时间的役徒。但是，庄子强调终始循环的圆形转化，卮言本质与世间万物一样“与物终始”，所谓“言之本也，与物终始”^⑥；与漏卮计时原理一致，是一种异质同构，是一种永恒回归。庄子的卮言论既包括时空观，同时也包括物我观以及生命观，体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四 卮言命名源出古典象喻传统及战国论辩术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卮言出于卮器特性而呈现的语言特征出发，分析庄子特有的语言艺术，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普遍泥于郭象注、成玄英疏“卮为酒器”这个认识，从而产生了诸如“宴饮之词”“漏斗之词”等说法，这样卮言概念就与文本内涵脱离了联系，与庄子道家思想体系没有关系了，其词义内涵外延有限，成了可有可无的名物。许多庄学论著不再拘泥于《庄子》一书的卮言概念，直接将其悬置起来，熟视无睹。笔者认为卮言来自庄子对漏卮注水计时原理深刻而独到的感悟，而且庄子还将漏卮作为文学现象以及思想对象的“物象”。陈中梅认为，“物象”代表自然中艺术的潜在力量，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艺术家的“心象”“虚象”“幻象”等“泛象”^⑦。庄子精于取象，如取鲲鹏之象隐喻“有待”“无待”等人类精神处境问题，取神龟、鹓鶵之喻以藐视权位，取蝴蝶之化喻生命轮回及物化之理等。同理，卮言是《庄子》取漏卮计时之象及原理来命名其书的名辩艺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辩难无穷，循环往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同时，卮言也被打上了当时思想界的时代烙印。

首先，卮言概念与《周易》《道德经》中道器与道言的思想机理一脉相承，道器实际上也是古典哲学形上形下之分野，《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⑧《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⑨借车轮与陶器的制作原理和用途阐述道器、有无命题。古代思想家喜欢采用假器以明道的方式，卮言取材于漏卮，其论辩内容则涉及天道无穷而循环以及生命轮回等本体论命题。

其次，卮言是在与惠子、公孙龙等名辩学家的讨论中提出来的，林云铭在《齐物论》“彼是方生

① 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下册，第1008页。

② 《庄子集释》卷三上《大宗师》，第1册，第268页。

③ 《庄子集释》卷六下《秋水》，第3册，第584页。

④ 《庄子集释》卷七上《达生》，第3册，第634页。

⑤ 《庄子集释》卷八下《则阳》，第4册，第910页。

⑥ 《庄子集释》卷八下《则阳》，第4册，第917页。

⑦ 陈中梅《从物象到泛象——一种文艺研究的新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⑧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71页。

⑨ 王弼《老子注》，《诸子集成》，第3册，第6页。

之说也”下云“愚意《齐物论》一篇全为惠子、公孙龙等而发，盖惠子辈以善辩著名，物论所以不齐也，故篇中多引其言，又指其事云。”（《庄子因》卷二，第16页）赤塚忠《〈庄子·齐物论〉的解释》认为《齐物论》据传是庄子思想的真实记载，受到名家学派洗礼，带有难以解释的存在论倾向，如“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即“指物论”，就源于公孙龙学说。在《关于〈天下篇〉所载之名辩学说》一文中，赤塚忠对《天下》所载惠施辩说二十一条以及《齐物论》名家“历物之意”（列举事物的含义）十条都进行了研究，其中诸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涉及无限等分原理，“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涉及“无穷”命题，这些“反常识的诡辩命题”均为《庄子》所汲取（《诸子思想研究》，第346、495、521页）。“无穷”命题在本文对“卮言”的分析中已充分论述。卮言研究要打破《庄子》内、外、杂篇的界限，是无穷、无限、循环观念的自然模本，也是庄子思想的代称。

《庄子》“卮言”命名具有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说的“现象学还原”意义，现象学研究诸多现象所构成的思维对象，以及在意识中的构造问题^①。需要明确的是，“卮言”在《庄子》文章中象征其论辩语言的循环以至无穷的状态，偏重于抽象论说和道理诠释；同时其“剽剥儒墨”“淑诡可观”的言辞也多借助寓言、重言来表现，因此也构成了语词的层次性，形成了表达的多重维度。“三言”作为话语体系兼具语词构造和思维互动双重关系，其探讨的中心是世界与生命形态无穷而循环的本体论命题，是在天道运行观念上形成的自然理念，而刻漏计时的漏卮无疑是对天道圆形运动和宇宙无限观念的“模仿”。因此将这种思辨语言命名为“卮言”，具体化为“大言不辩”“得意而忘言”“言无言”等具有无穷而循环特征的语言论，既是庄子的语言哲学，同时也是其生命形式无限转化的本体论，展现了高超的论辩艺术。

【作者简介】张树国，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西学术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出土文献与上古历史文学研究——以楚史及屈赋为中心》等。

（责任编辑 李 科）

^① 参见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